



龙

洞悉宫廷艳史 触摸帝后私密

粉艳脂香 有多少花前月下 权谋术数 好一番阴险狡诈

细说大明第一家庭^①

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，明朝开国的辉煌一去不返，它的败落实在有些不光彩。后宫里的女人们扯着皇帝的衣襟，依依软语低吟浅唱，花前月下悱恻缠绵。皇帝寻欢作乐疏于庙堂，宫廷不再是权力的中心，而是争权者的角力场。宫廷的附庸——宦官参与前廷政治，你争我斗，最终落得丧国的下场。

原著◎许啸天

编著◎西江月色



崩



APERTURE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细说大明第一家庭^①

原著◎许啸天

编著◎西江月色

触摸后宫

中国正史的史书大多是皇帝个人的家谱，畏于皇权的威严，那些臣子们在书中对皇帝极尽吹捧之能事，每个皇帝似乎都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神。这样一来使后人搞不清楚当时的宫廷究竟是怎样的，当时的皇帝又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而要想真实地了解当时的社会，我们却要抛开正史，去读那些通俗演义、民间野史。中国的通俗演义和民间野史大多有着或多或少的虚构的成分，虽有捕风捉影的嫌疑，但是无风不起浪。

后宫嫔妃之间为了得到皇帝的一夜之欢，互相钩心斗角、争风吃醋，甚至不惜杀人夺命。明英宗时期，后宫里的云妃和慧妃之间的争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。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却仍不满足，又把欲望的双手伸向了宫外。家花不及野花香，这些饱暖思淫欲的皇帝有的强奸民妇，有的则爱逛妓院，来个与民同乐，还有的更下流，竟然勾引起臣属的妻子，连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例外。

在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，后宫之中的一些耐不住寂寞的妃嫔们也不讲什么三从四德，她们时不时地给皇帝戴绿帽子。宪宗之时的韩妃做的最离谱，她竟然和太监勾结，哄骗京城无数少男进入皇宫，恣意宣淫。备受宪宗皇帝宠幸的万贵妃竟然勾引皇帝的御前侍卫。孝宗皇帝时期，妓女尤氏入宫后和雍王通奸。当然，敢动皇上的女人，最后都是死路一条。

大明皇帝是整个天下的统治者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宫廷之中发生的事情，往往牵动整个天下。宫廷糜烂，则国不久矣。明宫十六朝之中，仕女云集，绮情如画，她们隐藏在光芒万丈的皇帝的身后，有时莺歌燕舞，有时横眉怒目，有时怨泣哭诉，有时又专横霸道。她们和皇帝一同生活在封建王朝的乱宫之中，各自上演着自己不同的人生。





第壹章 大元王朝 / 1

英雄出少年 / 2

巴延之死 / 8

落魄的英雄 / 15

避难逢玉妃 / 21

行刺铁木真 / 27

兄弟变仇人 / 33

窝阔台灭金 / 44

由盛转衰 / 50

第贰章 破元开明 / 57

少年朱元璋 / 58

计取凤阳城 / 63

胡大海打擂 / 69

营救郭子兴 / 74

私盐贩子张士诚 / 80

明太祖起义 / 83

智取太平城 / 90

火烧陈友谅 / 95

朱元璋称王 / 101

疯僧 / 107

铁嘴相士胡惟庸 / 113

吴美人进宫 / 117

第叁章 以叔代侄 / 121

宫廷祸起 / 122

断指割舌 / 128

蓝玉献香菱 / 133

潭王自焚 / 139

宫里的密室 / 143

靖难之役 / 149

郑和下西洋 / 155

太宗宾天 / 158

汉王朱高煦 / 162

冒牌太子 / 167

真假建文帝 / 172

第肆章 英宗被俘 / 177

谈笑定疑案 / 178

淘气皇帝 / 184

王振专权 / 189

书生失佳偶 / 194

云妃之死 / 200

皇帝被掳 / 204

景帝继位 / 210

汪皇后被废 / 214

徐梦兰出气 / 219

第伍章 深宫欲孽 / 225

太上皇复辟 / 226

老宫女承恩 / 231

彭秀才上天 / 236

火烧金莲 / 241

老王爷朱祁璘 / 246

夜闯皇宫 / 251

韩起凤盗笔 / 256

朝鲜大公主 / 261

魏宫人报主抚孤 / 267

闹金殿的疯女人 / 273

征讨苗瑶 / 276

第陆章 嬉游成性 / 281

谢迁娶丑女 / 282

皇帝与土妓 / 287

王满奴殉情 / 292

万岁山奇案 / 298

计审雍王 / 301

刘瑾干政 / 305

豹房 / 311

知行合一 / 315

龙崩·细说大明第一家庭

第壹章

大元王朝





· 英雄出少年 ·

这是个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清晨的草原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平静。在一座很大的广场里，忽然响起一片呜呜的号角声，接着帐篷里又响起一阵鼓声，只见几百个壮丁整齐地列着队伍摆开阵势，他们齐声呐喊，场面十分壮观。壮丁们走着阵，变化万端。正在起劲的时候，猛然听见帐篷里面轰地响起一声信炮，随后走出一个老头。老头头戴长缨纬帽，身穿绣花袍，外罩金狮短褂，腰系鸾带，腰间挂着荷囊和旱烟袋，右手高高举着一面杏黄色尖角旗。老头看上去八十来岁，虽然须发都已经白得像霜雪一样，但是精神矍铄。

蒙古人没有什么城镇，只在土地肥沃、水草茂盛的地方搭帐篷聚族而居。这个地方叫做豁秃里，老头是豁秃里的村长篋尔干。篋尔干把右手的杏黄旗轻轻一摇，几百个壮丁立即整齐地列成队伍。草地上霎时静悄悄的。篋尔干看看四周，然后传令让壮丁们比试射箭，一个小卒便在八十步外放了三个箭靶。准备齐全以后，篋尔干喊了一声“射箭”，几百个壮丁纷纷拈弓搭箭，向箭靶射过去，“嗖嗖”的声音顿时响起一片，射出的箭几乎全都命中靶心。

蒙古人本来善于骑射，射箭是他们的绝技，七八岁的孩子都箭不虚发，更何况是征战的壮丁。篋尔干见了非常高兴，命人取来牛羊布帛赏给那些壮丁，又拿出一根九节熟铜鞭，对大家道：“我这根铜鞭，是幼年随金主完颜氏南征时得到的。现在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五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。我带着它寸步不离，已经有六十多年了。现在我已经老了，要这件利器也没有多大用处，我就把鞭法传给你们吧。”篋尔干说着，用右手握住铜鞭，前后左右慢慢地舞起来。他舞到起劲的时候，众人只能听见一阵呼呼的风声，铜鞭好像变成万道金光，和阳光混成一片，连篋尔干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几百个壮丁看得瞠目结舌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篋尔干舞了一会儿，才慢慢停下来，收住鞭，却面不改色，气不喘，就像没事一样，大家齐声赞叹。

篋尔干十分得意，捋着胡须笑道：“鞭法我已经演示过了，这铜鞭究竟传给谁，

一时不能决定。我现在把它挂在百步外的竿儿上，谁能一箭射落铜鞭，这鞭就是谁的。”箴尔干说完，小卒便把铜鞭远远地挂在了标竿上。这时，几百个壮丁都想得到那根铜鞭，各自弯弓搭箭，对准远处的铜鞭射过去。距离实在太远了，有的眼力不行，有的射不到，结果没有一个能够射落铜鞭。箴尔干看见这种情形，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忽然听见帐篷里面莺声地叫道：“父亲，让我来射落铜鞭吧！”说话间，从帐篷里走出一位绿衣长发的美人，她就是箴尔干的女儿阿兰。她穿着一身绿色的绣花袍，梳着长长的辫子，两鬓上插着鲜艳的野花，再加上她一头乌黑的头发，越发显得妩媚动人。她一只手拿着金漆的雕弓，一只手拿着鱼皮的箭筒，筒里插着几支雕翎箭，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。阿兰走到箴尔干的面前，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爹爹！”箴尔干一面回应，一面回过头，把阿兰的粉臂拉住，一把搂住阿兰，让她坐在自己膝上，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蛋儿，笑道：“好女儿，不要射了吧！别再闪了腰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箴尔干边说边低头去亲阿兰的脸，阿兰急忙伸手一推，笑着说道：“爹爹脸上的胡子又长又硬，扎得人怪疼的！”说着，顺势把柳腰儿一摆，轻盈地走下地。

箴尔干脸上带着微笑，眯着眼看着阿兰。草地上的几百壮丁也都盯着阿兰。她轻盈地跑到草场中间，望了望悬鞭的标竿，把粉颈一扭，笑着对箴尔干说道：“远得很，恐怕射不到呢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扬起雕弓，右手轻轻从箭筒里抽出一支箭，春笋似的十指搭上箭就要向那悬鞭射去。这时，箴尔干已经站起身，满心希望他的爱女能够射中。草场上的众人也个个伸长了脖子注视着阿兰，希望她射中。

阿兰的箭还没有射出，就听到弓弦一响，当的一声，标竿上的铜鞭已经落在草地上了。大家以为是阿兰射的，就不约而同暴雷似地喝了一声彩。箴尔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只有阿兰很诧异，暗想自己并没有发箭，那鞭怎么就掉下来了呢？莫非有人在哪里跟我争铜鞭？但只见箭不见人，射箭的人离此地一定很远，他的技艺一定不一般。阿兰正在出神，小卒已经把铜鞭拿过来，双手捧给她。阿兰想要接鞭，但它并不是自己射落的，如果不接，又舍不得这条好鞭。

正在阿兰为难的时候，猛然听见一阵响亮的马蹄声，罕儿山上两匹骏马风驰电掣般奔下山。走得近了，看见骑在马上的是两位少年，两人一前一后，都穿着猎装，手拿着硬弓，飞马而来。前面的少年，骑着一匹高头红鬃的宝马，一股英雄气概从眉宇间显现出来，再加上他一身金黄色的猎装，更显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冠玉了。少年看见小卒将铜鞭拾去，就拉住红鬃马，扬弓大喊道：“鞭是我射落的，村长有令，





谁射着就把鞭给谁，你们快把鞭拿来给我。”

少年说话间，马已经跑到草场中间了。少年忙跳下马，对箴尔干行了礼。箴尔干这才知道铜鞭是少年射落的，刚要夸赞他几句，后面骑黑马的少年也赶到了。箴尔干叫人拿过皮椅，请两个少年坐下。接着就笑着说：“我今天叫他们射鞭，原本就是要选拔人才，不料悬得太远，竟然没一个能射中。我们村里除了你们兄弟有这样的眼力，恐怕找不出第三个人呢！”先来的少年再三逊谢。他回过头去，忽然看见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，绿袍长发，杏眼含情，桃腮带晕，一双玉手捧着铜鞭，轻盈地走过来。箴尔干急忙从姑娘手里取过铜鞭，递给少年说道：“物自有主，这铜鞭就是你的了。”

少年并没有接鞭，也没有回答，他的一双眼睛正盯着阿兰发愣，倒把箴尔干弄得很不好意思。后来的少年在先来的少年衣襟上狠狠地扯了一下。少年正看得入迷，被他一扯，险些摔倒，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自然十分有趣。因此逗得阿兰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这一笑像黄莺一般，声音清脆柔婉。少年的魂儿几乎随着笑声飞到九天云外去了。等他回过头去，看见箴尔干递鞭给他，慌忙接过来，不停地称谢。箴尔干伸手拉住阿兰的纤手，笑着对少年说道：“这就是小女阿兰果伦。”又指着少年，向阿兰说道：“这就是乞颜的公子，叫做巴延。”指着后面的少年说道：“他是巴延的兄弟，叫做都忽。”

箴尔干说完，阿兰对巴延轻轻地瞟了一眼，忍不住盈盈地一笑。这时的巴延好像椅子上有了刺一样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，简直和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了。蒙古的女子多半是相貌一般的，可阿兰却有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容貌，就是汉人女子中也挑不出来几个，怎么不叫巴延神魂颠倒呢？

箴尔干见巴延相貌出众，技艺又高，有心要把村长的位置让给他，又怕众人不服，踌躇了一会，自言自语道：有我在这里，怕他们什么呢？就是众人不服气，我还没有死，肯定有制伏他们的办法。箴尔干打定主意，就拱手对巴延说道：“我有一句不中听的话，想和二位商量。”巴延和都忽一齐躬身答道：“村长的吩咐自然应该听从，绝不敢违背。”箴尔干大喜，取过那面卷着的尖角杏黄旗，递给巴延说道：“我自从掌管这面旗到现在，算起来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还是个中年人呢。如今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人老珠黄，却还占着村长的位置，想想自己毫无建树，真是惭愧！我总想卸任，但一时又找不到能干的人才。眼下有两位在这里，可以说是少年英雄，又是乞颜的后裔，理应担当重任，那是上天赐给族人们的总特，万万不可错过！”箴尔干说完，又从身边掏出一颗印，连同那面旗一同授给巴延兄弟。

巴延兄弟俩吃了一惊，一齐推辞说：“村长虽然年龄大了，精神却还像年轻人

一样，我们后辈要请教的地方还很多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那是我们兄弟俩万万不敢领受的。”巴延兄弟俩说完，就低头躬身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接那旗印。篾尔干见巴延和都忽都不肯答应，就反复说：“二位不要误会了，这是我的一片诚心。如果二位担任村长的职务，我就能卸去重担，将来颐养天年，就是二位的恩典了。”篾尔干说的虽然万分诚恳，无奈巴延弟兄俩就是不答应。篾尔干知道苦劝没有用，就转过身去，在阿兰耳边低语了几句，阿兰微笑着点头，又回眸对着巴延嫣然一笑，真是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弄得巴延浑身不自在，几乎要瘫软下去，眼睁睁地望着阿兰走向帐篷里去了。巴延等到瞧不见她的影儿，才如梦初醒一般。美人虽去，但余香犹在，那一阵阵的兰麝香味儿，朝着巴延的鼻子里直钻进去，就像美人立在他身旁一样。再一留神，香味原来是那支铜鞭上发出来的。这是因刚才阿兰拿过那支鞭，因此染上了香气。巴延暗自笑道：我那根鞭好艳福啊！想着，不觉又愣了过去。

帐篷里又响起一阵呜呜的号角声，把巴延惊醒了。只见那些壮丁又整齐地列起了队伍，在村外的族人也纷纷回来了。原来，蒙古人除了充当丁卒的，其余的人平时都在村外游牧或打猎。一遇到有事，只要村长一声号召，他们就立刻回来聚在一起听令。今天听到号召的号角声，知道村里有急事，不一会的工夫，都聚集在草场上。篾尔干站起身来，先拿白旗挥了一圈，叫众人安静，果然，草场上的人虽多，却连咳嗽声也没有了。

篾尔干收起白旗，一只手摸着颌下的银须，高声对大家说道：“今天我请各位聚会，可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”众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回答不出来。篾尔干就继续说道：“我因为年力俱衰，不愿再担任村长的职务，现在想告休了。”众人听了，齐声答道：“村长卸任，叫我们无依无靠的怎么办呢？”篾尔干笑着说：“各位不要着急，等我慢慢地跟你们说。须知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’，我怎能永远活在世上呢？这个位置早晚要让人的，不如趁大家都在，我把村长的位置让给别人吧！”

篾尔干刚说完，众人又齐声问：“新村长是谁呀？”篾尔干回头吩咐小卒把巴延领了过来，篾尔干指着巴延向众人说道：“这就是新村长，而且才智武艺要胜过我十倍，你们拥戴他做了总特，日后自有无限的幸福！”篾尔干说着，又将都忽拉过来，也站在众人面前：“这是新总特的兄弟都忽，也就是你们的副总特。”众人齐声答道：“老村长的话是不会错的。我们快拜见新总特吧！”这句话才说完，就听到一声吆喝，那些族人和兵丁，齐齐的行了半跪礼。这个礼节是蒙古人最隆重的，他们平常朋友相见，不过握握手罢了，如果遇到了什么喜庆的事，递哈达算是最客气的了。至于





半跪礼，又叫做打千，不是谒见王公大臣是不行半跪礼的。总特是蒙古语统领的意思，和乞颜一样的尊贵。乞颜是开辟蒙古族的始祖，蒙古人家供着一座乞颜的神位，就像回教的穆罕默德一样。巴延被篾儿干这样一摆布，弄得无法推辞，只好勉强承担下来。巴延向众人讲了几句话，就传令散队。

篾儿干准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巴延兄弟俩，算是庆贺新村长的上任。席间，篾儿干叫阿兰出来一同饮酒。巴延本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此时面对佳丽更添兴致。阿兰是不会饮酒的，三杯之后就已经面带红晕，一双秋水般的眼睛盯着巴延。原来，阿兰今年芳龄十九，还没有婆家呢。她自幼就没了母亲，篾儿干只有她这一个爱女，不愿意把阿兰随便嫁出去。阿兰也常常顾影自怜，发誓非年貌相等的少年不嫁。篾儿干几次要招赘女婿，都被她从中拦阻。但是蒙古这个地方美人很少，俊俏的男子就更不容易找了，以至于拖到如今。现在见了少年英雄巴延，又眉清目秀，在蒙古人中可是首屈一指的了。阿兰遇到巴延这样的美貌郎君，怎不教她芳心如醉呢？巴延和阿兰二人在席上眉目传情，两心相悦，只是篾儿干和都忽两个人在场，否则他们一对旷夫怨女，早就要情不自禁了。篾儿干并没有觉察到，只顾一杯又一杯地喝酒。都忽坐在一边也不饮酒，只是默默地瞧着巴延和阿兰，心里暗自觉得好笑。

酒席结束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快落山了。篾儿干喝得酩酊大醉，由阿兰扶着起身休息去了，巴延和都忽也告辞出来。小卒已经牵过马，巴延一面上马，一面回头看着阿兰扶着篾儿干向帐篷里走去。阿兰虽然背对着巴延，可是她那双勾人魂魄的秋波依然盈盈地望着巴延，把巴延弄得走不动了。巴延所骑的那匹马是有名的良驹，一骑上人，就喷沫竖鬃，要向前奔驰。巴延却奋力勒住了缰绳，那马不能前行，就打起转来。巴延被马转得头昏，又是酒后，几乎摔下马。幸亏都忽在旁催促道：“哥哥走吧！我们回去还有事呢。”巴延被都忽一说，才醒悟过来，这时阿兰已经走进帐篷里去了。

许多的族人和壮丁来恭送新村长。巴延对他们点一点头，把缰绳一放，那匹马奋开四蹄，飞一般地往罕儿山奔去。不一刻，到了自己的帐篷，有小卒出来牵住了马，巴延和都忽下了马，先到里面休息一会。巴延把猎装脱去，换上就服躺在藤椅上，一个人在那里发愣。过了一会儿，都忽走过来说道：“哥哥怎么把猎装脱去了，我们不是还要去打猎吗？”巴延平时听到打猎是最高兴的，今天却淡淡地答道：“我刚才多喝几杯酒，身上很不舒服，不打算出去了，你就一个人去吧。”都忽心里明白，也不多说，只得独自一人带了弓箭和枪械，匆匆地走了。

都忽走后，巴延看看天色晚了下来，就慢慢地走出帐篷。只见一轮皓月高悬在

天空，照得那长流的碧水如明镜一般，再看那田野里也是静悄悄的，只有那山谷中的猿啼一声声地传来。巴延长叹一声，想自己正年轻，却已经做了一村的总特，百事都称了心，只少个美人做伴了。又想到觥尔干的女儿阿兰，她是多么的美啊！假如能娶到这样一个美人做妻子，也不枉活这一生了。巴延一面想着，一面信步往前走。因为心里有事，巴延不分方向，只顾往前直走，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地方，只见绿树成荫，野花遍地，微风吹过，一阵阵的花香扑鼻，令人如痴如醉。巴延酒也醒了，心情非常高兴，就称赞说：“真是个好地方！我巴延在这里长大，竟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这里算得上世外桃源了！”

巴延正在赞叹，忽然看见花丛里一个黑影一闪。巴延怀疑来者不善，忙拔出佩刀，一步步靠过去，只听见扑哧一笑。巴延仔细一看，只见花枝下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。那美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阿兰。这样一来，巴延比得到一件稀世珍宝还高兴，他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阿兰把粉颈一歪，轻轻地笑着答道：“这个地方难道就只许你来吗？”这一句话倒把巴延问住了，弄得他无话可说，愣了好半天，才搭讪着说道：“这里的景色多美啊！”阿兰笑道：“我也是喜欢这里的景致，所以常常来这里玩的。你怎么也会到这儿来？”巴延伸手指着月亮说道：“我因为贪看月色才错走到此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姑娘。今天明月美人碰到了一起，我巴延也算三生有幸了！”阿兰知道在调侃自己，就斜着眼，抓了几瓣花叶，向巴延的脸扔过来，一只手用罗巾掩着樱唇盈盈地一笑，花瓣落了巴延一身。巴延早已经神魂飘荡，怎能经得阿兰一笑，一时胸臆迷乱，伸手捉住阿兰的粉臂。阿兰已经笑得如风吹的花枝，身体歪来倒去的不由自主了。巴延顺势把她一拖，阿兰站立不稳，一头倒在巴延的怀里，只是咯咯地笑着。巴延这时也酥麻了半截，就一屈腿坐倒在草地上，双手却紧紧地搂住了阿兰。那一阵似兰非兰的香味，朝巴延的鼻子里钻来……





· 巴延之死 ·

就在巴延和阿兰两人温存的时候，猛然听见林子里传出来一阵怪叫声。巴延吃了一惊，急忙把阿兰推到一边，跳起身，到草地上去寻找那把佩刀。因为刚才他看见阿兰身影的时候，还以为是坏人，蒙古的强盗是到处都有的，所以巴延就拔出刀来防备着。等到看清楚是阿兰，那把刀就被他扔到了草地上。如今听到怪叫声，急忙去找那把刀，一时又找不着，急得巴延眼睛里直冒火星。多亏月明如镜，巴延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定睛一看，那把如霜雪般的钢刀，就在自己的脚下，因为心慌了，只顾着四周乱找，并没有留神脚下，这时被月光一照就找到了。巴延急忙拾刀在手，再看阿兰，早已经吓得缩成一团了。

那怪声却连续不断，过了很久，才从西面树林子里闪出一只怪兽。从月光中看过去，怪兽身形高大，两只眼睛好像两盏灯似的直射出光来。巴延深怕吓坏了阿兰，就一把绕起了头发，握着刀，大踏步迎上前去。怪兽看见有人来了，就竖起铁棍似的尾巴，大吼一声，望着巴延直扑过来。巴延忙往旁边一躲，翻身打个箭步，已经蹿到那怪兽的背后，顺手一刀砍去，只听到啪的一声，好像砍在了竹子上，砍下一段东西来。那怪兽狂叫一声，倒在地上乱滚。巴延正要上前砍杀它，忽然林子里跳出来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把钢叉，一叉插在那怪兽肚子里，怪兽受此重创，立刻毙命。

巴延一看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兄弟都忽。这时都忽先问道：“哥哥说不出来打猎了，怎么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巴延就把赏月遇着阿兰的事大致讲了一遍，又指着死兽说道：“我刚才好像砍着一刀的。”说着俯下身去，捡起砍下来的那段东西一看，原来是半截箭竿，翎羽还在上面呢。巴延悄悄说道：“怪不得刚才像砍在竹子上似的。”都忽接着说道：“这是我所射的药箭，那畜生中箭之后，向这里直窜，我就顺着叫声追来，它后臀那支箭被你斩断，箭头钻进肚子里，所以熬不住疼痛，就倒下来了。如果它没有受伤，只怕你未必制得住它。”巴延听了，摇一摇头，就和都忽来看阿兰。只见她闭紧了星眸，咬着银牙，伏在草地上发抖。

巴延看了，又怜又爱，赶忙伸手把阿兰的粉颈扳过来，朝自己身边一拉，再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儿，借着月光看着。可怜她已经是花容惨淡，娇喘吁吁，额上的香汗还不住地直滚下来。巴延就在她耳边轻轻地安慰说：“姑娘不要惊慌，那孽畜已经被我杀死了。”阿兰听到怪兽已经死了，才微微睁开杏眼，低低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我的胆都要被吓破了。”说着就要站起身来，无奈两条腿没有力气，再也挣扎不起来，重新倚倒在巴延的怀里。巴延笑着说道：“姑娘不要性急，再安坐一会儿，我扶你回去就是了。”阿兰一头倚在巴延的身上，扭过头来看着巴延，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媚态，似乎在表示感激。巴延沉浸在这种柔情之中，一个娇滴滴柔若无骨的阿兰居然拥在怀里，怎能不教人骨软筋酥，何况巴延是初次接近女性，自然要魂销意醉了。只是苦了都忽，木鸡似地站在旁边，觉得尴尬，就盘膝坐在草地上，从腰里取下烟袋，低眉合眼地吸着淡烟。

不知不觉已经是斗转星移，明月西沉了，巴延才扶着阿兰站起身。可是阿兰那样娇怯怯的身体，又受了惊吓，怎能走得动呢？只得把一只玉臂搭在巴延的肩上，巴延也拿一只手搂住她的纤腰，二人互相紧紧地靠着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。都忽也站起身来，拿了钢叉，拖着那只死兽跟在后面。虽然巴延扶着阿兰，但她那双脚却站不稳，香躯儿一直摇晃不定。如果那时有人看见这副情形，一定当做一出《贵妃醉酒》看了。巴延扶着阿兰，一直送到篋尔干的帐篷里，有蒙古侍女出来接着，搀扶进去了，巴延同都忽回去。两人走到了半路，碰着了随都忽出去打猎的小兵，牵着都忽的黑马迎上前来。都忽出去的时候，本来是骑马的，后来为追那野兽，就下马步行，恰恰遇上了巴延。于是都忽把死兽和钢叉交给了小兵，自己和巴延踏着露水，回到帐篷里去休息去了。

光阴似箭，春尽夏初。七八月里的蒙古气候已经寒冷如严冬了，但在初夏的时候却又十分酷热。巴延自从那天送阿兰回去之后，才知道遇见阿兰的地方叫做马墩，那里风景清幽，在蒙古沙漠地方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处胜地了。因为阿兰不时到马墩来游玩，所以巴延也常常在这里等候。两人越来越亲热，英雄美人正式谈起恋爱来，一见面就是情话缠绵，你依我依的，几乎打成了一团。

一天晚上，巴延打猎回来，脱去身上的猎装，匆匆地朝着马墩走去。到了那里却没有看见阿兰，巴延就坐在草地上，一面等着阿兰，一面解开了上衣纳凉。这样过了好一会儿，仍不见阿兰的影踪。巴延疑惑的想道：她是从来不失约的，今天不来，莫非出了什么事吗？想着就站起身来，一面系上衣襟，信步向篋尔干家中走去。临近帐篷就远远看见篋尔干坐在门前，正在举杯独饮，一个小卒侍在





旁边斟酒，却不见阿兰。巴延远远地看了一会，寻思道：她难道已经睡了吗？又想：阿兰是睡在后面，何不到帐篷后去看看呢？巴延打定主意，也不惊动箴尔干，悄悄地绕到了帐篷后。巴延一眼看见帐篷门儿半掩着，从门缝中望进去，只见烛影摇摇，可见阿兰还没有睡呢。巴延大着胆子轻轻地把门一推，那门呀地一声开了。他侧身走了进去，四面一看，竟无一人。俗话说色胆包天，巴延这时也不问吉凶，转身把门掩上了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里面，走过两重帘幕，就是阿兰的卧室。巴延走到了门口，见一个侍女坐在门旁的竹椅上一俯一仰地打盹，室内床前的长桌上高高地燃着一支红烛。巴延潜身踱过侍女的身体，走近牙床，只见纱帐低垂，床沿下放着一双淡红色的靴子。巴延暗叫一声：惭愧！原来阿兰果然睡着了。再回头看那侍女，她已经垂着头呼呼地睡着了。巴延暗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岂可错过？立即就伸手揭起纱帐，那一阵荡人心魄的异香直冲过来，早把巴延的心迷惑住了。

在灯光下看阿兰，只见她上身单系着一条大红的肚兜儿，下面穿着青罗的短裤，露出雪白的肌肤。巴延担心她醒着，用手去推了推，阿兰动也不动，依然一手托着香腮朝外睡着。那一副媚态真是红霞泛面，星眸似凝，双窝微晕却带微笑，不是极妙的一幅《海棠春睡图》吗？巴延看到情不自禁处，忍不住低头去亲阿兰的嘴唇，觉得她鼻子里微微有些酒香。想起箴尔干适才在门前饮酒，阿兰不会饮的，必定喝醉了，因此睡得这样熟。巴延知道阿兰酣睡正浓，轻轻捉起她的玉藕般的粉臂放在鼻子上乱嗅，又解去她胸前的大红肚兜儿。巴延这时真有些忍不住了，就趁势一倒身，和阿兰并头睡下。

他正要动手，阿兰忽然翻过身来，轻舒玉腕，把巴延紧紧地搂住说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原来阿兰自从认识了巴延，每天在马墩相会，总是情话绵绵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弄得她夜夜梦魂颠倒，云雨巫山，醒来时仍旧是孤枕独宿，不由得唉声长叹。此时，她万万也想不到，真的会和心上人同床共枕。阿兰将巴延一搂又睡着了。巴延自然乘机温存起来。阿兰从梦中惊醒，睡眼惺忪地向巴延瞟了一眼，就银牙紧咬假装睡着，任巴延为所欲为。过了一会，阿兰杏眼微微睁开，对巴延嫣然一笑道：“你怎么会进来？”巴延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等你等得不耐烦了，所以悄悄地溜进来的。”阿兰拧了巴延一把道：“你倒会做贼呢！”两人说说笑笑，兴致正浓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前面帐篷里大叫：“捉贼！”巴延吃了一惊，也顾不得阿兰了，跳起来夺门就走。在帐外打盹的侍女已经惊觉醒来，正打着呵欠转过身来，恰巧和巴延撞了个满怀，巴延将她一推，侍女摔了一个跟头，巴延却慌忙飞也似地逃出去了。

那时已经是四更时分，月色西斜，寒露侵衣。蒙古草原的气候在夏天的夜晚里十分凉爽，一到四五更天，竟和深秋差不多了。巴延一脚跨出门外，不觉打了个寒噤，又怕他们追来，想到自己的总特身份，如果被人当做贼捉，那不成笑话了吗？巴延心中一着急，脚底下就软了，几乎失足跌倒。这时篾尔干喝了酒正在睡觉，猛然听到家丁们呼喊捉贼，酒也立刻醒了，忙一骨碌跳下床，抽了把宝剑大踏步赶到前帐篷去捉贼。蒙古的窃贼和强盗差不多，一般都带着利器。篾尔干跑到前门，只见十几个家将已经把两个贼人围住了正在那里打斗。篾尔干正要向前，忽然看见外甥马哈赉领着数十个壮丁，拿着兵器一齐赶了过来，接二连三地喊：“有贼！有贼！”篾尔干听了，知道贼还不止两个，想要招呼几个壮丁到后帐去时，马哈赉已经率领着壮丁先往后面去了。因为他听说阿兰的房里有贼，就拿着一把鬼头刀奋勇地冲进来。马哈赉赶到阿兰房中，并没有看见贼人。正要询问，侍女一边喘气，一边用手指着门道：“贼已经逃出去了！”马哈赉听了，把刀一挥往外就走，几十个壮丁也蜂拥着跟了出来。

巴延正向前狂奔，听见脑后脚步声朵乱，知道有人追来，那条路有三里多长，却没有藏身之处。巴延没办法，只能尽力地向前跑去。一口气跑了有半里路，马哈赉紧紧追赶，赶了一程，追不上巴延，就吩咐壮丁们放箭。几十张弓一齐朝巴延射来。巴延听见弓弦乱响，急忙闪身避开，后腿上中了一箭。他仍忍痛奔跑，无奈脚筋受了箭伤，跑得越来越慢，马哈赉却毫不放松，旋风般在后追赶。眼看就要追上了，巴延看见前面有一座大林子遮住，就暗自叫声：“惭愧！”急忙连纵带跳地窜入树林子里，把牙咬一咬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们既苦苦地相逼，我就和他们较量较量。”说着，就隐身在一棵大树旁等着他们。

马哈赉和众人追到林子边，不见了贼人，怕有埋伏，只远远地站着不敢近前。马哈赉愤然说道：“他不过一个人罢了，怕他什么呢？”说着就扬刀向林子里直扑进去。后面的壮丁也一声呐喊，纷纷随着马哈赉冲进林子。巴延在暗中看得清楚，认得为首的是阿兰的表兄马哈赉，知道是个劲敌，就乘他不防备，突然地蹿出去，飞起一脚把马哈赉手中的刀踢飞，顺手一掌打得马哈赉摔出树林子。几十个壮丁一拥而上，巴延施展出武艺，把前面几个踢翻，夺了一把刀，来一个砍一个，走得较近的，就被他拖住手脚倒着扔到林子边的深潭里去了。这一阵子杀得那些壮丁七零八落，剩下的十几个早逃之夭夭了。马哈赉吃了个大亏，左肩上又受了伤，也爬起身一溜烟逃走了。

巴延很得意，刚要转身走时，忽然听见身后人声和马嘶声乱成一片，只见火光





照成一片，箴尔干领了家将壮丁亲自来追赶了。巴延着忙道：“不好了！刚才幸得月色朦胧，不曾被马哈赉等看清楚。此刻箴尔干燃着了火把前来，如果被 he 看了出来，如何对得起人家呢？”巴延想道：这时想要脱身没那么简单。急中生智，就挑了一棵大树纵身跳上去，躲在枝叶茂盛的树枝上。

不一会儿，箴尔干追到，吩咐大家在树林里四下搜寻，只有几具被杀死的尸首，此外不见半个人影。那些从人说贼已经逃走了。箴尔干见杀死了许多人，点头说道：“那贼的本领也不小，连马哈赉也被打伤了！”说完，命令把尸首草草掩埋了，就领着壮丁回去了。在捉贼的时候，阿兰坐在床上不住地发抖，怕巴延被他们当贼捉住了。后来听说捉住的贼有两个，知道不是巴延。但是不知道马哈赉去追巴延结果怎样，直到听见马哈赉受伤回来，箴尔干亲自去追赶，不免又替巴延担心。过了一会儿，箴尔干回来了，并没有追到巴延，阿兰这才把一颗芳心放下了。

巴延躲在树上，寒风一阵阵地吹来，腿上的箭伤又非常疼痛，因此就趴在树枝上缩成一团。好不容易等到箴尔干搜查完了，掩埋完尸首，慢慢地离开了树林子，巴延才敢爬下树。

他只是觉得浑身骨节酸痛，就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帐篷里，往床上一倒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巴延醒过来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肚子里很不舒服。这是因为他干了风流事，又突然受到惊吓，逃出来的时候受了凉，腿又受了箭伤，和马哈赉等人打斗时用力过度，折腾出一身汗。后来又趴在树枝上，被冷风一吹，寒气入骨。尽管巴延是少年英雄，也受不了这样的折腾，所以巴延的病一天比一天重。蒙古在塞外荒漠之地，除了巫师，又没有好的医生，因此不到半个月，生龙活虎的巴延就被病魔缠死了。在他临死的时候，把兄弟都忽叫到了床前，叹口气说：“兄弟，我现在要和你永别了。”都忽呜咽着答道：“哥哥，养病要紧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？”巴延摇摇头说：“我是不中用了。只恨一生徒有虚名，却没有什么留给你。我只有一把佩刀，是难得的宝物，现在留给你做个纪念吧！”说完，从枕边取出那把刀递给都忽。都忽接过佩刀，放声痛哭。巴延高声喝道：“谁敢不死，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哭哭啼啼！不过我的仇你是要报的，那仇人就是马哈赉。”都忽听了，正要回答，巴延已经死了。都忽大哭了一场，把巴延草草地埋葬了，只想着怎么给哥哥报仇。

巴延的死讯传到了豁秃里村，箴尔干等都为他惋惜。阿兰听说巴延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豁秃里的族人因为总特巴延已死，村中不能没有头领，照例应该是

副总特都忽接任，但是他们嫌都忽没有什么威望，就让马哈赉做了总特。都忽看见仇人得志，非常生气，就连夜收拾了马匹行装，遣散了兵卒，一个人投奔赤吉利部，等待机会报仇。如果不是因为蔑尔干还在，他早就和豁秃里族人开战了。

自从巴延死后，阿兰一直郁郁寡欢。一个女孩在没有破身之前，倒也没什么，但是一旦经历男女之事，再让她去独守空房，就很难忍受了。阿兰又是个风流女子，因此花前月下，常常长吁短叹。好在她的表兄马哈赉常常来陪她，阿兰这颗芳心便慢慢地转到马哈赉身上去了。不久，蔑尔干病死，留下遗言让阿兰嫁给马哈赉，他们两个人在蔑尔干死后不久就结成夫妻。可是阿兰和巴延一夜风流，早已珠胎暗结，所以嫁给马哈赉之后，不到七个月就生下一个孩子。马哈赉见那孩子相貌不凡，心里很高兴，就没有怀疑，给孩子取名叫做孛端察儿。过了几年，阿兰又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哈搭吉，一个叫古讷特。在古讷特出生后的第二个月，马哈赉被都忽派来的刺客杀死，巴延的仇总算得报。从此，赤吉利部和豁秃里部结下了万世不解的深仇。

日月如梭，阿兰渐渐老了，她的三个儿子一天天地长大。眨眼间，孛端察儿已经十九岁，阿兰经常对他说：“赤吉利部是你的杀父仇人。”孛端察儿牢牢地记在心里。一天，孛端察儿和哈搭吉、古讷特弟兄三个到呼拉河附近打猎，看见慕尔村的族人正在乌利山下较量射箭，村前围着一大群男女，在那里看热闹。山谷中插着箭靶，许多丁勇弯弓搭箭向箭靶射去，有射中的，也有射不中的，也有第一箭中了，第二箭就射不着的，始终没看到连射连中的。孛端察儿笑着对古讷特说：“你看他们的箭术都很平常。”哈搭吉不等他说完，就接着说道：“你的箭术又怎么样呢？”这话激怒了孛端察儿，他大叫道：“你敢和我比试吗？”哈搭吉答道：“怎么不敢！”说着，随手取过弓箭，连发三箭，只听见叮叮当当连响，果然三箭全都命中红心。

这时，慕尔村族人的目光都转到三人身上，还不住地喝彩。哈搭吉十分得意，看着孛端察儿说：“你也射给我看。”孛端察儿侧着头说：“像你那样从正面射，有什么稀奇？我背对箭靶也能射中！”哈搭吉以为孛端察儿在取笑他，顿时大怒道：“你既然这样说了，如果射不着，我可要鞭打你。”古讷特知道他们两人在较劲，哈搭吉生性暴躁，于是就去劝孛端察儿说：“自己的兄弟，何必要较量？”孛端察儿只是微笑着，一只手慢慢地去腰间取了弓箭，真的转过身去，连发三箭，都命中红心。慕尔村的族人齐声称赞。人群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人，一双盈盈的眼睛看着孛端察儿嫣然一笑，孛端察儿也还了她一笑。哈搭吉气得暴跳如雷，道：“你的箭术很好，我输给你了！”说着转身大踏步走了。古讷特在后面叫他，哈搭吉却头也

